懶隱先生文集卷之三

疏

辭修撰疏 己巳三月

伏以臣於前月二十八日在昌樂任所祇奉同月二十日有　旨以臣爲弘文館副修撰斯速乘馹上來者臣承　命震駴置躬無地臣賦質庸下百不如人生長窮閻無所識知癡騃闒茸無一長可取不意天臣過聽上誤　天聰纔忝玉署之選即復超躐資序拔諸郵官之末置之　講筵之重異　恩隆煥賁出常典瞻聆所及物情大駭設令臣實有才望可堪其

任用人無漸猶爲 聖世之累況臣愚分萬萬不近者哉臣仍竊伏念 經幄論思是何等重地昵侍前席仰備 顧問其任極重自古與其選者必其人宏才博識爲一代翹楚者而猶必歷試循次引以歲月以待輿論協一然後能不負所職免人嗤罵臣未論前代只以近事言之雖人物漸下不能彷髴於古昔盛時然曷嘗有如臣無狀濫厠其間以爲當世士羞辱者哉臣聞 命以來跼天蹐地心悸魄怵反復思惟萬無冒進之理則惟有瀝血披肝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仁而干瀆之誅有不暇顧臣之情事亦甚

慼矣臣以嶺外疎賤至愚極陋纔霑一命分甘冗散
一日蒙 恩驟躋淸顯臣非石木寧不知感惟當聞
命卽行仰謝 闕下是爲臣子常分何敢偃然退
伏重自納於逋慢之罪而顧臣所叨實是常格之外
撫躬慚惶涉難承當臣若以瀆冒爲懼趨走爲恭抗
顔於咫尺之地若固有者則臣之一身顚踣不足恤
其如拂公議辱名器何哉抑臣於此又有私情切迫
不得不冒死煩控於 孝理之聽臣有老母今年七
十四歲病在胷腹積年沈痼每一發痛痛勢危苦近
日來宿證加劇往復無時柴毁日甚臣獨子無兄弟

臣身一出更無救病之人人子至情不忍去離詣
闕陳懇其道無由退伏呼籲跡涉偃蹇臣罪益大伏
乞 聖慈察臣愚陋之實狀諒臣情勢之難進將臣
新授職名 亟賜鐫免俾臣得免叨冒看護母病以
安微分以重名器臣不勝瞻望激切惶怖懇祈之至
謹昧死以 聞

辭獻納疏 己巳五月二十七日

伏以臣於本月初五日伏見本道巡察使臣李玄錫
傳諭恭審 聖旨不許臣辭職令臣從速上來者臣
聞 命悖恐不敢更有煩瀆惟以母病危篤委頓床

席年近八十喘息綿綴臣獨子無兄弟不忍遠離徊
徨累日情勢窘蹙臣母憫臣違 命勸臣速行病裏
憂惶又添一撓臣黽勉登道復値潦雨溪澗漲溢間
關跋涉僅得來伏城外伏聞又有薇垣之 命臣驚
駴震越益無所容前除未謝新 命繼下臣是何人
異 恩稠疊況玆言責之地淩非如臣闒茸所敢承
當雖在平時尚不可人人輕授矧今 國家多事豈
可使疲劣庸陋虛竊 寵榮以取公私債敗而不之
恤乎且臣帶職在外已過兩月當 國有大事之日
不得與諸臣伏閤之列進退無據罪戾山積臣實慚

惶不知所出罪之不加 恩反隨之臣於此何敢貪
冒殊榮受人嗤點以爲當世士大夫羞哉伏乞 聖
慈特命遞斥臣職仍治臣罪以爲人臣逋慢不職者
之戒抑臣有區區所懷不敢不冒死略陳於 天地
父母之前臣在嶺南時伏聞副護軍臣趙嗣基自謫
所歸中路進一疏臺論峻發至請竄逬遐裔臣初不
知其疏所言何事竊私心訝之以爲嗣基一生以言
獲罪今於十年投荒之餘行未至家又復妄發自陷
罪釁其情亦甚可憫及得見其疏本臣不覺愕然之
至嗣基年旣老耄其言之昏謬固不足深責然語犯

宮闈有驕觀聽雖其本情必無他意而顚妄之罪
在所難免臺 啓之停一何太遽臣竊惜之且伏念
吳斗寅朴泰輔等雖有妄言妄作之罪然其至誠惻
怛之意 殿下旣已俯燭貸死流竄而卒死於道數
日之內相繼隕命以 殿下好生之仁亦必有怛然
於中者政宜少霽威怒明示悔端加之以恤典此豈
非大聖人包荒之度哉李尚眞減宥之典已從儒臣
之請李世華放釋之命亦允大臣之箚凡在瞻聆孰
不欽仰 聖德而惟是尚眞未蒙全釋亦非王道蕩
蕩一視同仁之道也噫臨事爭論臣子之分也扶植

彝倫 殿下之事也而庶見二南風化之美矣不幸而有今日之舉(玉山新阡羊馬嵯峨驪陽舊宅氣象愁慘等語被刪)以 殿下今日之事立 殿下之庭食 殿下之祿者舉皆順 殿下之旨從 殿下之令而無一人敢言者則 殿下謂 殿下之臣何如也今日 殿下之臣凡在言責之地者未嘗不急言竭論而猶以伏閤驟止爲恨此其心豈皆不忠於 殿下而不恤國家之大義也哉誠以臣子之分義當然故也分義所在冒死抗言者 殿下亦當視以爲當然患所以虛受豈可深罪而嚴斥之以累淸朝化本之盛德哉其間雖或有

不擇之語 殿下猶宜寬而容之置而勿問而 天
威震疊疊羣下失措摧沮挫折顚倒蒼黃終不能自盡
忠赤於大事之際人情懍惕以言爲戒後雖有鯁脊
强項之士又誰肯冒椹質甘鼎鑊爲 殿下死者哉
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雷霆無竟日之怒
殿下固當從其諫正其義以補過闕以齊家國而
獨柰何重一言之悔輕失四方之望乎臣與朴泰輔
李尙眞等素昧平生臣何敢觸冒嚴威爲數臣遊說
哉只以區區憂愛之忱直欲納吾君於大中至正之
域敢於祈免之章妄言及此臣罪萬死伏乞 聖明

答

少加察焉臣無任惶恐竢罪之至謹昧死以 聞

曰省疏具悉趙嗣基之因自己發明之疏語涉 先
后極其悖妄而原其本情斷無他意故朝家旣已酌
處臺臣亦已停論矣第其所犯雖涉無他所關頗重
不可不重究令該府遠竄而至於被罪諸人業已區
別處分則今玆云云大涉無嚴况今分義旣絕大事
已定後伏閤驟止之恨不恨何敢擧論於今日乎殊
甚駭然也踏啓字

辭修撰疏 己巳

伏以臣癡騃闒茸無所比數猥蒙 鴻造蹍躋淸顯

數月之內異 恩稠疊瀝血陳情未蒙 矜察嚴畏
分義抗顔趨命顧臣鄉曲顓蒙無所知曉頃於諫職
祈免之章妄陳瞽說致勤 嚴旨惶恐震越祇竢譴
罰不圖 聖德涵容旋賜收錄纔忝騎曹叟叨 新
命臣誠感激涕淚交下惟有盡力奔走是臣一分報
效之地而第惟 經幄重地終非如臣無狀所敢冒
進憫蹙徊徨進退狼狽臣於此何敢貪戀 恩榮自
納於尸竊之誅哉且臣千里跋涉之餘重傷濕暑猝
得泄痢僵伏旅次眞元大陷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
察臣愚魯憐臣病劇將臣職名亟 賜鐫削以安微

分以重名器臣不勝戰灼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郡疏庚午四月三日校理

伏以臣以母病累違 恩旨前後逋慢罪合萬死
聖度包容曲賜陶鎔不錄其罪反加 寵命臣非木
石寧不知感分義所在不敢每每退伏違棄病母僶
勉趨 朝抑情供任今月餘日矣密邇淸光仰聆
王音拊躬銜 恩榮幸已極臣雖蔑劣無狀曾未有
一言半辭有槪 聖心而區區愛戴之忱實出秉彝
每一進 講方寸自激粉骨糜身亦何敢辭顧臣於
此有私情切迫不得不冒萬死疾聲呼籲於 天地

父母之前伏乞　聖慈憐察焉臣賦命奇釁早失所怙惟有偏母年迫八十所患胷腹之痛垂四十年氣力危惙柴毀骨立鶴髮蕭然耳聾目昏人生到此朝夕難恃臣兄弟姊妹凡七人皆以夭死獨臣一身孑孑僅存晚有兒息亦皆稺幼臣身一出更無將護之人臣之情勢實難千里離側加以臣母以多產不育惟臣獨在之故舐犢之情有倍他人一日之離閭望常切飮食起居不欲暫舍老人心弱易喜易悲臣昨於直廬得見臣母手書見其病裏悲憐之語不覺心動至於掩泣嗚咽不能語同僚對坐且怪且憫爲之

惻然者久之如此而其能久滯京國自比於平常之人乎 君親本無二致而古人有事君日長事親日短之語誠恐一日奄忽遂成窮天之痛以重不孝之罪此臣之日夜憂遑寢食靡寧而干冒 嚴威有不可避者也伏乞 聖明憐臣痛迫之情察臣孤獨之狀 特許遞免臣職俾得歸養病母以終餘年如不可得則乞於湖嶺間一小邑隨闕差遣得以竭力盡心拊字疲氓以爲酬報 國恩之地因以祿奉榮養病母少伸烏鳥之私自此至死之年皆臣隕首結草之日也臣嚴畏分義囁嚅累旬至情所迫冒死陳達

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請還收將母上來之 命仍乞歸覲疏辛未校理時

伏以賁土愚臣濫蒙 鴻造昵侍 經幄三年於此矣曾未有一言半辭仰裨 聖聰而每將私悃上瀆 宸嚴凡一年之內碌碌供職不過數月而逋慢違 命之日常十居八九臣之罪大矣臣之情慼矣 聖度包荒不加譴罰已極大幸適於頃者 優老錫賚之典遍及侍從而臣母與焉 天恩罔極感涕交零雖臣行後至不獲聯名於謝箋之末而隕首結草

之忱臣豈獨異於人哉粉骨糜身圖報無階惟有夙
夜奔走殫竭魯鈍是臣自效之地而顧臣至情所迫
恩義相奪悶感徊徨終不免冒死乞暇旣蒙　恩許
旋濱憬惕去住之間念係　君親屬當　陛辭踧踖
靡容不意格外　恩綸又下於千萬夢寐之外其所
以假借愚臣者皆非臣所敢當而至令微臣將母上
來臣聞　命驚惶魂褫膽慄實不知置身之所也噫
殿下以臣爲何如人乎若使臣之去留秋毫有關
於事　殿下雖如此優異之可也雖如此眷顧之可
也雖召置京師而不令其遠去可也今臣一蟣蝨耳

習之不足以備數去之不足爲曠官臣是何人遽得
此於吾　君父之前哉自古先輩長者得於其君官
高位尊進退關於　國家者往往遭此異數此其人
皆足以當之然猶不敢自安於心而常固辭焉況臣
無狀何敢當此不惟臣之不敢當抑恐誤　恩之下
物情駭惑播之遠邇傳之方來笑罵譏議之來將不
止臣身而終有累於　聖朝之舉臣罪至此萬隕難
贖臣何敢晏然當之而若固有者哉況臣老母年迫
八十痼疾沈痼每當苦痛之際冷塊作孽呼吸不通
嘔吐叫苦之狀有不忍視臣常扶抱攜持或至達夜

老人氣力幾何其不至於澌敗耶雖時月之間稍有往復眞元危惙一日異於一日一年異於一年年光迅疾夕照如飛鶴髮蕭然耳聾目昏委頓床席精神眩暈以此病勢決無千里來京之望且臣旅宦京城四顧無親寄食旅家無所藉賴將母獨來家鄉千里疾病憂患誰將救護懷戀故居婦人之情而一入京城亦無往來之勢臣於此雖欲感激 恩私嚴畏分義仰承吾 君之命不亦難乎臣之情勢進退維谷與其昧然承 命而終不免於違 命無寧瀝血陳情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聽猥越之誅臣不敢避也

伏乞 聖慈察臣危迫之悃諒臣情勢之難收回
成命少安微分臣歸見病母感頌 聖恩徐看母病
卽當趨詣 闕下儻或賴天之靈病勢有間日氣溫
和可能遠動臣亦何敢終違 恩命不思所以仰副
體下之至意乎情溢辭蹙伏地涕泣臣無任銜 恩
撫躬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

日省疏具悉爾其歸省病母宜速上來而徐待春和
將母來京無違 予命 十月初三日自 上特下備忘記傳于承旨權瑎曰校理
李東標之文學合置經幄以備顧問而第鶴髮偏親
遠在嶺外每切陟岵之念安能專意職事乎今以覲
親纔又受由至情所在雖不得不許而宜有 體下軫
念之道使之俟病小間將母上來一以便定省一以

盡職事云云初四日上此疏

辭 命賜老母衣資食物疏 辛未

伏以臣猥將迫切之情仰瀆 宸嚴之下罪合萬死恭俟譴罰不意 聖恩天覆特垂矜憐衣資食物之賜及於老病垂盡之母而仍令不肖之臣齒在侍從之列臣奉讀 聖敎涕淚交頤惶恐感激置身無地臣是何人濫蒙 寵擢曾未效數月奔走之勞而經年違 命分義掃地若論其罪已極難赦而赴 召纔月旋乞便養情雖可憐跡涉無嚴雖使臣自言臣之罪狀亦無容於天地之間而不惟不罪加之以

寵命寵命之不足而加之以異 恩蟲蚑無知尚且感 恩今臣亦人寧不隕越如使臣言一毫矯飾天必殛之天必殛之第臣卽今情勢決無違離膝下之望此通朝之所共憐憫遠近之所共聞知臣雖欲戀闕銜 恩少須臾留住於 輦轂之下而其奈八十病母委頓床席有時危劇喘息奄奄臣以獨子之身可忍千里離側乎元病往復劇歇無常如聞母病加劇雖今日明日之內不得不蒼黃急歸是臣之今日陳情適足爲徼望 恩澤之歸而今日受此異渥明日退歸私第其於臣子之義何如也四方之聽

何如也其勢必將自陷於罪戾之中而卒不免爲辜
恩慢上一無狀之臣至此而　殿下雖欲赦臣臣
亦何面目立於天地臣之情勢豈不進退維谷乎臣
於此惶駭窘蹙不知所出以　恩爲懼承　寵爲驚
不能不冒萬死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
慈俯諒血懇亟命還收衣資食物賜給之　命以安
微分千萬幸甚

辭司諫疏 癸酉

伏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臣雖至愚亦嘗
誦此言況臣疎遠之蹤百不如人徒以受　恩明主

致身華銓前後忝竊涯分已極粉骨糜身圖報無計若非有大不得已之情大不得已之勢臣亦何苦固辭 恩榮自納於違慢之誅哉此必無之理也臣有八十老母不忍離側之狀 殿下業已俯燭前後陳情亦且瀆矣春間爲感鴻私不敢每每逋慢僶勉趨朝一謝 恩命而曾未幾何母病猝重寒戰苦痛殆將數十餘日恐臣千里蒼黃報病之書亦不詳言其證情臣得書心動晨夜馳歸而猶未知母病若斯之欲也及歸見之氣息危惙委頓床席奄奄若盡母於病心竭望之中見臣之來驚喜不自勝執臣之手

拊身而言曰若非天幸幾不及見汝之歸而死也母子相持泣涕交下臣於此時何以爲心自臣離母其間不過一月而母病往復輒復如此臣雖不孝無狀尚恐復千里遠遊委母於誰人之手乎臣之情事實爲窮戚且臣賦性疎愚觸事顚躓擿埴冥行瑕舋百出積謗如山恭俟譴何臣雖欲貪戀 恩榮抗顔
淸朝淩知其齟齬而不能容惟思屛伏田里歌詠
盛德甘作明時長廢之物不敢復有當世之望而
明主不察誤 恩又降名旨遠臨蓬蓽生輝臣誠感激慚惶進退維谷悶戚徊徨淹延時日言責重地緣

臣久曠臣之罪戾至此益重不蒙矜察於吾　君叟
將赴遡於何地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特加哀憐遞
斥臣職以幸公私千萬之幸仍竊伏念昔者　大明
太祖皇帝嘗遊禁苑見巢鵲翼哺之勞歎曰禽鳥尚
然況人母子之情乎仍命羣臣有老親者幷令歸養
今臣亦人子也亦嘗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之懷矣事
君日長事親日短此古人痛迫之言也臣在朝秋毫
無補於　國而在家則爲十朞之一相臣願從　殿
下敢乞不肖之身得以終養病母烏鳥私情死且無
憾上天監臨臣不敢餙說伏願　殿下矜察焉抑嘗

聞之人臣事君不一其道雖分義至嚴而亦必以廉
隅爲重故朱熹之言曰士大夫出處去就繫關風俗
若必以趨走承順爲恭而愛惜廉隅爲慢則自古士
大夫不得罪於其君者寡矣可進而進以進爲義不
可進而不進以不進爲義義之所在卽爲事君之道
豈可一切繩之以違命之律乎竊見近者臺閣之臣
不問情跡之如何不論疾病之有無一違　召牌輒
以下獄旋遞臺職卽從吏議在外之臣又不許再疏
陳情在道呈病亦不上聞束縛馳驟氣像促迫非所
以使臣以禮之道　殿下每以廉隅太勝爲言以臣

觀之但見其廉隅之都喪不見其廉隅之太勝也于
進務入奔競成風濁滓橫流從他笑罵區區呈告之
紛紜曾是以爲廉隅乎雖然此猶言其外耳若夫臺
官之失職固已久矣而 殿下之所以優容諫臣者
亦未盡其道十臺諫固爭而不足一大臣片言而有
餘往往有訑訑拒人之色而無翕受敷施之實今日
言路之杜塞豈獨爲諸臣婾婀之罪哉伏願 殿下
加之意焉嗚呼今之國勢岌岌甚矣內外本末無一
可恃之勢而 主上孤立於上正使君臣上下協心
共濟聚精會神猶懼其不可爲也而近見君臣之間

情義未孚督責隨之羣下震懾重足屛息殆不敢展其四體畏首畏尾惟取苟容一擧手一開口惟恐或咈於　殿下之心所謂惶恐待罪承政院上敎至當備邊司者不幸而復見於今　殿下傲然自肆於億兆之上豈不甚便而其如覆國喪邦何哉噫　殿下累進廷臣而累出之矣方其柄用也初若將加諸膝及其擠而斥之若將墜諸淵易置之際誅殺大行國脈安得而不病人心安得而不撓　殿下爲諸臣悛恩讎則得矣而國以危亡隨其後豈不大可寒心哉而況國君而疑其臣懼者必衆此讒間之所繇來其

隙也內言之出外言之入不由正道者皆細人邪徑之媒也人主一爲所中其計售矣伏願 殿下痛抑私徑明達四聰擇於大臣及諸宰中察其稍公正忠實可任國事者數三人至誠戒告非常寵遇大警動大勅厲使之竭心國事不敢爲一身之圖一有不謹恬嬉如舊譴怒之黜罰之不少假貸彼數三臣者孰敢不畏 殿下之威感 殿下之德而爲 殿下用哉 殿下深居九重耳目有所不及至於大臣宰臣則外朝之得失庶官之邪正生民之利病無不洞知若使大臣宰臣秉心至公彈壓百僚爲 殿下盡誠

則何事不可做乎只被一私字所縛都轉動不得而不暇休戚於國耳噫人之德望才器自有定分不可强爲至於謹守國家三尺不容一毫私意豈人所不能哉亦在人君御之而已臣辜負 國恩罪合萬死敢於祈免之章妄有陳說臣無任戰懼兢惶之至謹昧死以 聞

答曰省疏具悉疏中所陳未必皆出於得中而有懷無隱大意亦好予用嘉焉爾其勿辭上來察職

辭同副承旨疏 癸酉

伏以臣愚騃鈍滯百不如人濫蒙 鴻造歷敭榮顯

粉骨糜軀圖報無堦只緣家有八十老母宿病沈痼
不忍離側逹違 恩旨自速罪戾 聖度如天不加
嚴譴使得猶在近密之地臣誠惶恐怵惕若無所
容不意今者銀臺陞擢之 命遽及於千萬夢寐之
外臣承 命驚惶感涕交下不知置身之地夫喉舌
之任是何等重地而可以如臣空疎無似處之哉臣
雖欲貪戀 恩榮苟冒匪據其如僨敗顚躓何哉臣
非飾讓實出情曲且臣落傷餘證至今未快筋脈攣
踠行步蹣跚陵難周旋於近密之地伏乞 聖慈天
地父母特垂憐察亟賜改正以安微分以重名器千

萬幸甚臣無任惶恐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郡疏 癸酉右副承旨時

伏以無狀小臣濫蒙 鴻造報蔑絲毫罪積逋慢如
非我 殿下曲察其情臣久已伏不敬之罪矣 聖
度如天鈇罰不加反蒙拔擢仍置近密乃於 肅謝
登待之日又有貂帽 特賜之恩榮光曠世聽聞皆
驚擧出天門儻恍如夢臣非木石亦有心腸捫躬銜
恩能不感激隕首結草圖報無路惟有夙夜奔走
殫竭筋力是臣自效之地若其虛竊 寵渥以為身
榮自占便宜都忘 國恩此豈人臣分義之所敢出

哉顧臣於此有萬萬切迫之情不得自比恒人囂囂
累日終不能不疾聲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臣罪
萬死萬死臣有病母不忍離側之狀前後陳情意窮
息竭而卽今更過一旬便是七十九歲人矣人生到
此餘日幾何夕照如飛朝不慮夕設令無病已非人
子遠遊之日況又痼病沈痼委頓床席淪塊伏藏遇
寒輒劇每於發痛之際或至呼吸窒塞嘔吐叫號頃
刻若盡臣常扶抱攜持達夜不眠此爲四十年尋常
之患而及今年齡已邁氣力綿綴一日之痛頓覺眞
元大陷精神眩暈不能收拾如使臣小有三年之愛

於父母之懷則尙恐於此而相離一宿於外乎只是
天恩罔極分義至嚴　召命之下不敢每每退伏
稍俟病間卽來謝　恩而輒因急報旋復馳還往來
之際秪增罪戾今日趨　朝便作遺親之子明日還
庭翻成負罪之臣此臣四五年來情勢窘蹙進退無
據或似矯激或涉偃蹇謗議之來臣亦自知而儕輩
之熟知臣情事者亦或有默諒而深悶之矣今臣離
母來京亦不過七十餘日而一日如一月一月如一
年路遠便稀音聞阻闊今朝得書縱幸無事不知來
日更有何報夜夢不祥驚魂未定鄕便遽到寸膽先

怯雖對人酬酢猶言猶笑而一念耿耿長在母側年光荏苒歲律將窮望雲之情一倍難禁而近又聞隣家痘發兒小奔避無知婢僕之外更無在側之人悄然空室與病爲隣本疾之外又添吐血之證徹夜咳喘飮啖全廢羸憊骨立日就澌削人命危淺幾何其不至於溘然耶臣自聞此報心神飛越雖欲抑情强留其勢末由而又以新承 寵擢之恩不敢遽爾告歸徊徨累日不知所出臣之情事亦甚慼矣仍竊伏念 君親本無二致忠孝固當幷行日有長短恩義相奪古所謂雖欲孝誰爲孝者豈非痛迫之言而人

臣奉職實無內外之別碌碌朝班不足爲江湖之一
雁而在外則或可專精吏事効力於簿書期會之間
公供官務私伸反哺可以兩盡其心而無憾者矣臣
前日蒙 恩出宰襄陽而汨沒憂病旋卽遞歸半年
之間曾無一日之歡到今思之依然一夢其後又有
將母上洛之 命實是千古異數而事有極難竟辜
恩旨臣罪至此益無所逃百爾思度卒無善策而
窮鄕僻陋甘旨難繼歲飢家貧艱楚溢目聞家喫苦
之狀有難仰瀆伏乞 聖慈察臣之情恕臣之罪及
臣母在之前更借湖嶺間一小邑使得榮養病母飮

食起居不離毋側而又自殫竭駑鈍而不廢其職務
不猶愈於乍進乍退徒勞往來而自納於罪戾之中
者哉臣至情所迫言不知裁伏地惶懼泣涕交下臣
無任戰灼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辭戶曹參議疏乙亥

伏以臣報 國無狀虛竊寵榮絲毫蔑效罪戾山積
跼天蹐地兢惶靡容屛伏窮閻不敢復有當世之望
不自意 聖度包荒天覆海涵尚記簪屨之舊不廢
菅蒯之賤滌蕩瑕垢更加收錄 除命之下里閭驚
動臣非木石亦有心腸感激 天恩泣涕交下臣雖

至愚極陋不堪任使然亦嘗有聞於君臣之義敢不一登 天門仰謝 恩命小伸臣子之情而第臣於此有萬萬迫切之情不得不瀝血哀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臣罪萬死萬死臣有老母今年八十歲設令無病已是朝夕待盡之人況此四十年胷腹之病濅入骨髓氣力綿綴臣一離側更無救護之人至情所在不忍千里離違七八年來乍進乍退辜 恩違命非止一再前後陳章旣竭情悃仰惟 聖明尚或俯記況今年齡益高疾病益欲人命危淺一日難恃尋常戶庭之間亦不得頃刻相離近又添得毒瘡發

痛無常證情危惡眞元大陷喘息奄奄臣誠煎泣遑遑夜以繼日臣雖欲嚴畏分義感激 恩私急趨君命其奈無繇天地鬼神實監心曲仍伏念臣所帶職名又非閒漫之任錢穀重地豈容緣臣久曠伏乞聖慈憐臣至情亟遞臣職使得終養病母以伸烏鳥之情臣無任涕泣懇祈之至

承 召至龍仁請歸省病親疏 乙亥

伏以臣前日陳情未蒙 恩遞許令省母病間上來察職 聖恩曲貸臣罪益重感激兢惶不知所出再疏煩聒亦所不敢情勢窘蹙只竢譴何須伏聞 王

候違豫至於千里召醫遠方傳聞不勝驚惶臣不敢退伏恐棄母病蒼黃登道七顛八倒行到近圻伏聞上候既已平復起居之班亦已停罷神人慶幸曷有其極舉國欣抃歡聲載路瞻望五雲京 闕已近咫尺 天陛葵忱正激臣雖無狀亦豈無區區犬馬之戀哉惟當趨詣 闕下祗謝 恩命厠跡賀班之末少伸臣子之情而第臣母病一向危劇有加無減自臣發程之後病裏情懷益不自勝至於涕泣思戀常有永訣之慮老人心弱至情難抑以致證情添重日漸危惡八十殘喘幾何其不至於澌盡耶臣中路

聞此魂不宅心誠恐一朝溘然遂成終天之恨以重
不孝之罪上天監臨臣不敢飾言臣之情事亦甚蹙
矣至情所迫不暇他顧不避鈇鉞之誅投疏徑返瀆
撓於靜攝之中臣罪至此萬死不赦萬死不赦伏乞
聖慈天地父母曲察矜憐遞斥臣職使得專意救
病仍治臣逋慢之罪以礪其餘臣無任慚 恩畏義
涕泣祈懇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三陟民瘼疏丁丑

伏以臣蒙被 天恩不廢聲屐拔之瑕釁之中畀以
芻牧之寄峽邑無事號稱閒地扶攜病母朝夕呴噓

履任半年之間凡一寢一息一飮一食何莫非感
恩之日也臣雖無狀亦非土木豈敢不竭心殫慮拯
濟飢民仰體 聖上宵旰之憂以爲一分報效之地
而顧以嶺東飢荒已過四年今年大水之災又近古
所無惡風嚴霜輾轉作災百穀不成人類將盡臣才
踈手拙百計無策公私赤立罔知攸濟不得不疾聲
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越分之罪臣不敢避也三
陟爲府西有太白黃池關嶺極天人烟絶少東有大
海層濤巨浪日夕舂撞海濱斥鹵田野荒蕪居民皆
窳不勤稼穡雖在恒年常患穀貴少遇災荒凍餒隨

之猶以海舶流行販賣魚鹽民得賴以資生不幸自乙亥大侵之後嶺海荐飢穀貴如金商船絶迹交易路斷嶺路險遠貿遷無計今春餓死之慘至不可勝計道殣相枕天驚地愁臣空手新到孰視其死而無如之何字牧之責果安在哉臣罪至此實無所逭晝夜所禱惟在兩麥之稍稔秋穀之向茂而自三月廿五日以後不雨者七十餘日至五月十八九日之間恠雨暴下大水懷襄川陸成海陵谷變遷竹西樓下所謂五十川者發源於太白山東榆嶺之下屈曲回轉於百餘里長谷之中其屈曲渡涉之處至於五十

之多故名之曰五十川也五十之川泉壑所萃急流
奔放沙石衝激泛濫衡波曲曲皆然或平地變爲潑
淵或一川分爲四五派上下百餘里間轉成白沙之
場其他大小溪磵潰裂覆沙不可勝記其間可容人
力之處勸民修治令播晩穀而亦有一壑全沒雖過
十年不得耕種者至於山農火田亦緣春間飢困無
力耕墾太半抛荒若干所種又以暴水蕩洗灰氣漂
盡之故瘠土栖苗初不茂盛不比於嶺西諸邑而六
月以前旱旣太甚入秋以來淫霖跨月海波掀簸撼
動山嶽日候陰寒暖氣收盡旱田水田一并枯傷發

穗者全不垂穎未發穗者半吐不能直遂秋風慓烈
無意向熟嚴霜洊降因以枯乾一年之內水旱風霜
交互爲灾常年如此猶惧難支况承連四歲大凶之
餘乎萬姓喁喁如在大亂之中禾未登場衆役沓臻
闕文交午愁歎載路加以流丐之類充滿境內草竊
攘奪無所不至少不如意焚燒家舍相聚爲盜臣筆
路拙澀不能模寫萬一若使閭閻景像盡徹於 九
重之上我 聖上如傷之仁將必有惕然驚動而玉
食靡甘者矣古人之言曰說病時易治病時難至於
救弊之策非臣之愚所能及不識 朝廷將何以濟

此急也本府上年失稔與嶺西尤甚之邑無同異而
覈審之日謬在稍優之中 朝家惠澤全不沾被幸
賴道臣巡到之日目擊其實具由 上聞諸般賦役
均蒙退捧孑遺殘氓之得有今日實藉於此而到今
秋事至此將無以應多年之役當初退捧之恩反成
今日難醫之瘼旣有非常之灾宜有非常之典雖使
朝家蠲役減租別行移粟如救焚拯溺之爲猶懼
其不可爲也而么麽一小臣何敢遽以爲請伏乞
聖明曲加矜察下臣此疏於廟堂速使指揮俾得奉
而周旋如以臣言爲不信則亦望別遣京官俾細審

覈治臣誣罔之罪斥臣庸拙更擇能吏及時料理以濟蒼生臣雖退處田野窮餓以死臣無怨悔臣伏覩前日 聖旨以守令欺瞞監司監司欺瞞朝廷以致惟正之供亦多減縮嚴加警勑臣自承此 教惶懼震驚不敢干瀆 嚴威遲回隱默以至今日一日在職當有一日之責若不號籲於吾 君更將赴訴於何人臣雖至愚極陋亦嘗忝在侍從之列豈敢仰欺朝廷上及 君父以干百姓之譽哉有司之恤常患於經備守牧之責常在於優恤設令易地而居皆當各盡其職伏乞 聖明垂察焉抑臣目見本府弊

端略舉數條復陳䟽末本府水田絶小比旱田不足爲十之二三而旱田則 朝家例以春秋再耕之故不許給灾此爲諸道通行之規而本府太白山中深山窮谷初無再耕之事一年一耕只是瞿麥其他菽粟皆不及熟近年以來又遭早霜加之風雹之灾如此而諉以旱田全不給灾今年如此明年又如此雖遇無前之灾田結應役一如常年夫以累歲不食之虛結應常年煩重之役幾何其不至於流亾乎峽民逃散村落空虛田土陳荒蓬蒿滿目今者無前大水之餘覆沙川反如此之多而若復拘於常套不許田

灾則通計一府所謂水田之灾其能幾何伏乞 聖
明特下明旨川反覆沙之處毋論旱田水田一體給
灾千萬幸甚本府本以弱縣屢陞爲都護府諸般雜
役一視都護府例賦役煩重實倍於他邑也其間
上供之物雖以大斗米計減而不足之數歲增月加
若是者許以隣邑有裕官推移計給而隣近亦無有
裕之官終歸於無可柰何伏乞 聖明特下明命一
應雜役一視田結多寡勿以都護之虛名有所增重
以解窮民倒懸之急千萬幸甚

鼎山書院請 額疏丁巳

伏以　殿下初登寶位首闡文教勤慕至治三載于
玆念重道之在於崇儒則必奬振之念尊師之在於
象賢則必表章之凡厥報德之典隆敎之方無非
殿下熙政之所闡明則此正扶植元氣轉移風化之
機也斯文曠典之擧亶在於今日而因循泯默自外
於鳶魚飛躍之天者豈臣等之心哉臣等所居醴泉
亦多士之鄉也民彝所同不乏慕賢之誠藏修有地
遂完建院之議迺於萬曆甲寅之歲祇奉先正臣文
純公李滉以俎豆之以其門人趙穆佐享焉蓋醴泉
卽李滉播馥之地而於趙穆先鄉故也其位序儀式

全倣禮安陶山之院規而顧以當初出於士林之私
建申請之所未遑故 恩賜華扁尚茲遷延此則臣
等稽緩之罪而亦豈非 明時之欠典也議者或以
疊建爲言而臣等竊以爲不然惟我李滉卽東方之
考亭也中國之有考亭廟院在閩廣者二十七在建
陽者三而徧賜額號巍煥千祀則本邑之有斯院卽
闕建三十之一而 朝家恩額之頒獨不及焉斯文
曠典孰爲大於此乎臣等亦惟崇報盛擧 祖宗懿
典其於扁額之賜不以命建而獨施焉不以私建而
獨阻焉幷皆 寵命而榮之而我 殿下亦旣遵而

行之矣何獨至於臣等之請而獨無是 恩哉此臣等所以區區瀝血大聲以號於今日而不容但已者也伏願 殿下視同遠邇施及彼此渙降 綸音宣賜額名則斯文幸甚 國家幸甚

丹山書院請 額疏

伏以臣等所居僻在窮峽之中儒敎闊疎民俗貿貿粵在麗季有若祭酒禹倬者挺生玆土其忠義大節旣足以動天地撼山岳而又硏窮大易倡明性理之學逮我 聖朝又有如文純公李滉集成群賢見稱爲東方朱子而來莅是邦遺風餘澤至今未泯凡杖

屨所及咳唾所被溪山林壑亦莫不與有光焉噫何其幸哉顧惟邑僻民孱俎豆之禮久未修舉往在庚子之歲守臣始乃謀諸邑民創立兩賢書院於郡治之西前俯大江雲山窈窕允合講道藏修之所遐鄉士子庶幾有觀感興起之望而惟是 賜額一款迄未上請臣等嘗竊有歎以爲兩賢者繼往聖開來學明道學淑人心蔚爲儒宗模範百代雖平居足跡一再及地卽爲之立祠尊奉而 朝廷亦錫號褒崇不少靳焉矧玆一邦寓倬之所嘗居也李滉之所嘗莅也剩馥餘韻之在於人者豈他邑比哉而數間荒祠

歸然於寂寞之濱庶事草創規模不備不有上之人表章而嘉獎之錫之華額聳動瞻聆則幾何其不至於荒廢蕪沒而爲邑人之羞哉臣等爲是之懼不避猥越之誅千里裹足來叫　九閽伏乞　聖明俯察輿懇　特賜恩額使兩臣廟宇煥然改觀而窮鄉僻陬之人有所觀感實　王者象賢崇德興起斯文之道也臣等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文巖書院請　額疏　癸酉

伏以增崇學宮　國家之盛典表章賢祠敎化之先務所以迪民物於風猷囿世道於文治者豈淺尠哉

臣等竊伏念文純公李滉集群賢之大成爲百世之
宗師環海東此二行鈹被道德之餘光百世之下尚使人
指點而興感則高山之仰沒世之慕視他邑爲尤切
往在萬曆甲辰年間道內章甫輩相與建院以祀之
又以滉之門人參判臣趙穆曾在本縣遺化在人從
而腏享焉於是寓慕有地講業有所一邑靑衿庶有
所觀感而興起而第惟規模草刱尚未請額體貌由
是而不尊制度由是而未備無以重瞻視而圖永久
則臣等竊不勝欲然於斯焉夫書院之設爲尊賢也
爲講學也所以 累朝列聖優崇奬飾惓惓不已頒

額宣籍靡不用極其象賢之典作人之意豈偶然哉而至于近世嫌其建置之多則乃有疊設之　禁煩其祈請之數則或靳涔施之典此雖出於　國家裁損袪弊之意臣等竊伏聞建陽婺源之間朱熹書院至以三十數而恭皆優許褒崇不聞其禁疊設而靳涔施則夫吾東之李滉則中國之朱熹　朝家所以尊尚而褒崇之者不與他等是以李滉書院之在嶺南有若禮安之陶山安東之虎溪榮川之伊山醴泉之鼎山　恩額之頒前後相望至於眞寶之鳳覽丹陽之丹山在於涔施有禁之後而　聖朝特許宣額

豈不以李滉之道德學問媲美於考亭而其所優之
典不可以凡例拘之耶而況奉化爲邑居偏地僻先
師之啜食生徒之肄業夏無他所只此一院則其建
學作興之方比他尤急而廟(此二行缺)昭代之欠典爲何
如也伏望 聖慈俯察輿懇特宣 恩額使儒宮改
觀廟貌增重而窮鄉下士與被作成奬飾之化則斯
文幸甚士林幸甚臣等無任祈懇切祝之至

請移建醴泉鄉校 聖廟疏

伏以本郡鄉校在郡北大野之中處地汚下北東西
三面皆是稻田而大山之下地勢傾側稻田畦壠殆

與 聖廟簷端齊等至於東西廡則甍桷反低於稻田每當春夏灌漑之節溝澮盈溢日夜滲漏於 廟庭之內濘淖卑湫墻壁陊剝濕氣所潤屋宇易朽經冬解凍之際輒有傾頹覆壓之虞每每重創旋復圮壞甚非所以揭虔妥靈之所也顧以 廟後大野實邑民命脈之所在雖欲禁其灌漑而絶民衣食之源必將流散而後已不若擇地高燥移建 聖廟以爲永久之圖而使民得以田其田故一邑多士合謀同辭得地於舊 廟西北數里之外洞府幽靜厥土燥剛允合營建學舍玆敢不揆僭猥千里裹足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前伏乞 聖明俯察輿情特賜 允
命許令移建 聖廟俾免頻年重創枉費功力之弊
千萬幸甚

公山民瘼疏 代仲父觀察公爲公山判官時作○壬子

伏以臣才識駑下智慮淺短加以草土餘喘重嬰疾
病跧伏邱園不復有仕進之望矣不意 恩命猥加
佐貳劇邑赴任以來夙宵憂遑思所以竭力殫慮仰
副 分憂之萬一而竊觀公之爲府非但積弊已痼
連歲飢荒公私赤立雖有名杜之仁龔黃之才殆未
有著手之地況如臣疎拙何以承當不幸上任之初

慘見無前之灾沿江十三面沒數水沈依山之地山
水暴至川反覆沙十居二三而民人壓溺死者亦且
四十餘人則此實振古罕有之變而殘民終歲勤苦
之力一朝付之洪波之中哭聲遍野生理頓絕慘目
傷心難以形言此則道臣曾已 啓聞自上 特加
軫念別遣御史巡審灾處又發倉粟以慰渰死之人
實是曠世所未有之盛典濱死之民莫不銜 恩感
泣知有生道而至於水灾田結則朝廷處置亦將有
得宜者臣不復覼縷而竊伏見本府大同及各司未
收米布或以難捧或以退捧年年積滯者其數甚多

秋來收納將叢沓一時于烆燒列仰籲於 天地父母之仁越分之誅不可恤也姑以諸般未收言之辛亥條大同米九百石御營廳庚戌條作米二百六石辛亥條作米二百七十六石訓鍊都監作米八石辛亥條別隊作米四十九石庚戌條田三稅因 朝家行關退捧者造米九百二十八石太二百六石三手量四百四十五石合米二千八百十二石零而屯田祖粟各司所納之數則不與焉戊申條大同木十七同五疋己酉條五十三同十七疋庚戌條二十七同四十三疋此則自宣惠廳帖移退捧者而辛亥條作

木一百八同兵曹辛亥六當十當十二當騎兵價布
二十六同二疋步兵價布一同三十疋御營廳辛亥
條別破陣價布六疋訓鍊都監砲保價布二十一疋
內需司辛亥奴婢貢木一同十九疋戶曹納各司奴
婢貢木自丙申至丁未合七同十六疋許今年壬子
四月朔三番步兵價布八同掌樂院樂工價布一同
六疋合布二百五十二同二十五疋凡此米布名目
雖殊皆出於民而一室之內從役者或三四或五六
之多則乃以一夫十畝之入應累歲諸般之役雖在
豐穰洊知其難堪況連歲飢荒之餘重之以無前水

災流亡居半徵責無憑則其勢必至於侵隣索族而至於無隣無族無所指徵者又將責出於何地耶當初退捧之令本出於愛民之政而至（二行入火燒）龜背刮毛氈不成而殼已穿矣小民含冤無所告訴叫天呼地靡室靡家此豈爲民父母者之所動心處也伏乞

聖明特垂矜察辛亥以上諸般米布積滯之數幷

命蠲減則所損於國者不啻若九牛之一毛而闔境生靈之命庶幾有再生之望矣噫公之爲弊邑久矣地據要衝且係營下各所支應之外使賓之交午列邑之都會供費之煩萬倍他邑而加以守令數遞

送往迎來民困已極正如道傍虛室棟樑已傾雖百方措置補葺猶未有支持之勢況此累年停積之徵沓臻於今日殘弊之餘而不有一毫寬貸之路則目前剜肉刹血之慘有不暇言而竊恐瓦解土崩之勢終至於莫可收拾嗚呼此豈細慮也哉臣非敢爲民緩頰上欺 天聽以要聲譽只以積弊滚痼民事罔極職在親民未敢恝然而猶以出位爲嫌煩瀆爲懼數月徊徨毀牘復書終不敢隱默於 如傷之聽而抑恐地賤言輕辭拙誠薄不足以動 殿下之聽而廣 殿下之澤此臣之所大悶也臣又竊伏念國之

有糶糴所以爲民而及至今日反爲病民之資姑以下三道言之元會之外又有賑恤常平宣惠廳監營統營兵營及因凶年搬移諸般之穀歲歲生耗其數倍蓰或穀多結少之邑則一夫所受百有餘斛及秋徵捧之際雖傾貲破産亦無由畢捧韆朴浪藉(下二行入)燬收其實則太半未捧而散在民間一夫所逋多者四五百石少者二三百石而其最少者亦不下七八十石則此非頑民慢法故欲逋負而然以一年若干所穫欲償累歲積逋之穀其勢猶捧一掬之土塞孟津之流年年秩反積之又積舊債未報新受連仍歲

積年增以至於此若此之類雖使暴骨於囹圄之中隕命於鞭撻之下萬無畢償之勢毒及隣族禍流子孫而飢荒之餘死亡流散指徵無處者又豈可勝記哉負者丙午以上蕩減之 命實出於 聖上恤民之至意一國生靈歡欣感悅如得更生而從前守令勘定文書中大抵無未捧之數故丙午以上稅反之類俱未蒙蕩減之惠遂使 殿下至誠救民之 旨竟歸虛地豈不重可惜哉今之議者或曰經費不可不恤國穀不可虛棄此亦固有其說而臣之愚意則虛簿之穀徒爲斂怨之資而存之不足爲裕國用滌

之亦不足以損國用與其有虚簿而斂怨於民無寧蕩減以慰民心而國有實惠矣豈不盛哉豈不盛哉伏乞 聖明令各道各邑辛亥以上秩反之數一一査出特 命蕩減與民更始則是會錄紙上無用之穀救萬姓剝膚之災舉國生民皆將鼓舞於仁風化雨之中其於固邦本壽國脈之道豈曰少補之哉此下入于火燼中

劄

玉堂陳時務劄 辛未九月二十一日校理時 校理沈仲良許頫修撰李日井李浚

伏以純陰之月其卦爲坤六陰用事陽氣潛藏益至此而雷之收聲久矣日者震雷之異適當冬律初回之日虩虩燁燁不令不寧臣等聞來不勝驚愕繼之以憂懼也臣等謹稽前史十月之雷皆在極亂之世而上朔之日其變尤重立冬之節便是上朔灾異之家最忌是日之雷臣等不知何樣禍咎伏於冥冥之中而仁愛之天警告之至此也古之人君或以聲色或以遊畋或以兵革或以土木失于德荒于政以自速天譴者何限而今 殿下旣無一於此而又銳精圖治適出千古懋聖學則日開 講筵恤民隱則蠲

除正貢奮發朝綱以正奸壬之誅飭厲羣工以戒朋
黨之禍此數者古之明君哲辟猶或難之而我 殿
下行之有裕以 殿下之聖宜無以獲戾於天者而
天之降災乃如此或者其怒予之天猶有可為者歟
噫 殿下之國殿下以為安乎內而朝廷無一可恃
之勢外而邊境有朝夕難言之虞人心世道日趨潰
裂而一國參半之人懷怨畜憾平居無事猶懼不支
設令有變將若之何 殿下於此尚可以玩天戒乎
臣等待罪 經幄不勝憂畏之忱輒不揆愚僭妄陳
瞽說得三說焉其一曰開言路自古人君非太無道

之主孰不知納諫之爲盛德而自用私智以至於喪
國而不悔者滔滔豈不哀哉噫人主之威猶雷霆也
導之使言猶不敢自盡而況於摧折之者乎近者言
路杜絶讜言不聞事繫君上則不敢言事繫大臣則
不敢言事繫兩銓則不敢言事繫貴戚則不敢言順
旨承顔爲善策嬰鱗觸諱爲大禁噫 殿下之臣亦
豈皆刼弱之人哉誠以累經變故人心危懼苟且無
事軟熟成習無復有直截果敢之風 聖質英明超
出百王輕視臣隣皆不足以槪意雖勉爲優容而未
嘗有翕受敷施之實乾道日亢下情日閼若此不已

雖使不幸而國有大事 殿下何從而聞讜言乎此
非國家之福也伏願 殿下優容諫臣大闢言路惟
恐直言之不聞而不患其大激則幸甚幸甚二曰恢公
道公道者國家之棟樑也哀公問服民之道聖人不
及於政令事爲之間而眷眷於擧直措枉之說豈不
以人心向背專在於用捨之公私也哉噫用舍之不
公久矣私意橫流倖門大開夤緣攀附躁競成風朝
士大夫之間能以此爲恥者鮮矣踈遠者沈屈而不
達進取者超躐而無漸名器不重仕路益淆此豈清
朝之美事哉伏願 殿下鑑別賢愚精於用舍痛抑

私逕恢張公道爲官擇人而不爲人擇官則人心服
而大意得矣其三曰振紀綱紀綱者國家之元氣也
殿下歷覽前古曷嘗有紀綱不立而能國其國者
乎噫紀綱之不立久矣徒事玩愒日益骫骳大官悠
悠小官泄泄雖 聖明厲精於上而卒無能仰承
休命者沓沓泄泄日趨於危亂之域有君無臣豈不
爲千古之恨哉夫人德量才器自有定分不可强也
至於謹守國家三尺不容一毫私意而爲吾君盡心
國事豈人之所不能哉誠使在上之人大警動大勑
勵日加敎戒而隨之以賞罰凡爲 殿下臣子者孰

敢不感 殿下之恩畏 殿下之威而不為振刷哉
噫此三說者皆陳言耳不足以仰備裁擇然開言路
以來直諫恢公道以服人心振紀綱以警頹惰皆今
日之切務而臣等不敢遠引古事只取近日受病處
言之儻 殿下小加察焉則其於答天譴也亦豈無
小補哉抑臣等之爲說有進於此者天下萬事無一
不本於人主之心先儒所謂大根本者也臣等事
殿下亦久矣雖寂然不動之地不敢仰測然試以見
於外者言之 英睿太過而或歉於持久文華有餘
而或欠於篤實臣言妄則國家幸矣不然 殿下

於實之一字不可不加意焉者也帝王之學不貴於尋行數墨將以體驗身心澆灌義理推而施之於政事之間而已今 殿下雖日接儒臣淹貫經史未見其體得親切見於施措者臣等竊恐 殿下於本源之地猶未有實下手處也先儒之言曰未讀時只是這樣人讀了後又只是這樣人便是不曾讀伏願
聖明澄省焉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目見非常之灾方切戒懼之心矣滿紙誠誨言甚切至一則愛君二則憂國眷眷之誠予庸嘉尚可不置諸左右留神焉

啓

論謁聖還宮時倡優前導啓 癸酉

昨日 駕前新恩前導之舉雖出於聳動之盛意至於倡優雜戲乃聖人所惡者而自泮宮近地至 闕下在前呈戲臣於此固有未安於心者倉卒之際不及論列矣葢此臨雍之禮實是帝王之盛節而 聖上又特下備忘於儒生丁寧戒諭全在於絶外慕崇雅勑十行 天札無非激勵警勑之至意瞻聆所及孰不欽仰而乃反以此等紛華戲藝爲聳動儒生之地尤非所以觀視四方漸磨一世之道臣之不能隨

事陳戒之失益無以自說洩不可一刻晏然於臺次

請 命遞斥臣職

箋

大殿冬至賀箋 代方伯作

三年制終聿迓川至之慶七日陽復更膺鼎新之休匝域懽聲藹靑瑞色恭惟 主上殿下仁均壽域澤流春臺察進退消息之幾國本已定盡修齊治平之道王格有家屬玆履長之辰益膺升平之嘏伏念臣心懸北斗跡滯東藩蹈舞昌辰第切華封之祝贊揚盛德愧乏唐臣之箴

大殿誕日賀箋

五百載應運咸仰電繞之祥八千歲爲秋復覩虹流之節一人有慶八域均歡恭惟 主上殿下與物同春體天建極可謂至德風雷霜露之皆仁長發其祥動植洪纖之各得屬玆彌月之屆益膺齊天之休伏念臣舊職青綾新叨紫綬遐荒迹滯縱阻鰲抃之班魏闕心懸敢勸嵩呼之祝

世子冊封賀箋

甲觀呈祥已膺 宗社之福春宮正位聿覩典冊之頒歡均海堧喜溢黎庶恭惟 主上殿下文謨武烈

聖繼神承尊祖敬宗禮樂文物之可述立嫡以長謳歌訟獄之有歸屬玆誥命之宣益衍本支之慶伏念臣身逢盛際跡滯外藩頌祝前星縱阻鳧趨之列遙瞻紫極恭申燕賀之忱

長秋殿失火時　大殿箋

伏以北極居所方勤拱辰之忱　東朝有灾忽驚回祿之變天視自我禍轉爲祥恭惟　主上殿下養志怡愉履端兢業動罔不吉恒軫　內枕之憂禍安從生遽失　壽殿之火肆當無妄之孽豈加惕厲之功伏念臣幸以駑姿濫叨鴻渥猥忝分閫愧無補於絲

毫遥違趨班誠益切於犬馬

大王大妣箋

伏以沙麓叶瑞咸戴 母儀之新回祿爲灾遽驚 壽殿之火妖不勝德灾變爲祥恭惟 大王大妣殿下位正中闈仁躋上壽懿德不忒於 壼範人皆仰之眚祲忽生於 宮庭此何爲者適然而至無妄之災伏念臣職忝湖藩跡阻班筍丹衷未泯徒切岡陵之呼黃河旣淸庶見妖孼之息

中宮殿箋

伏以配乾爲德咸仰 中壼之儀惟天降灾遽失長

秋之火凡有血氣疇不震驚恭惟 中宮殿下內敎
有常懿德不忒孝奉 聖母問寢不懈灾纒八人飛
焰遽及玆實無前之異變盡慮後之嘉猷伏念臣
跡滯邊陲職忝閫寄遠伏荒裔縱阻陳慰之班遙瞻
楓宸益切轉灾之望

中宮殿復位後 大殿賀箋

乾斷廓揮 誕降返余之命 坤綱載肅旋膺復位
之榮雖舊惟新在今如古恭惟 主上殿下配乾之
德如月之恒九重深幽幾恨兩曜之隔一札繾綣復
續萬歲之緣嘉織篚之重修瞻褕儀而增慶伏念臣

情深燕賀跡阻鴆䲸行瞻望北宸徒切豹尾之戀化被
南國佇採鵲巢之詩

中宮殿賀箋

乾剛叓斷重瞻天日之昭回 坤位復臨誕膺寶冊
之渙汗名號仍舊典章惟新恭惟 中宮殿下一德
配尊六年遜位處阨窮而不悶性質益成賴 聖心
之孔昭倫秩以叙玆當縟儀之舉茂擁純禧之臻伏
念臣舊直青綾新紆紫綬化宣南國常歌漢廣之風
心拱北宸願效天保之祝

大殿箋代兵營作

乾心專斷方雪離宮之冤　坤元順承載膺壼位之
正慶闡宗社喜溢臣民恭惟　主上殿下化始閨門
道造夫婦不違而復咸仰內範之惟新既往可追特
許　中宮之仍舊爰復冊禮之舉庸中中正之儀伏
念臣職縻藩鎮跡滯遐裔馳精爽於魏闕縱阻鵷鷺
之班想威儀於漢宮共獻熊羆之夢

中宮殿箋

鼓月重圓瑞彩既晦而旋曜顛木有櫱慶命雖舊而
維新齊喜春融羣呼雷動恭惟　中宮殿下宜母於
國克刑于家夙配乾綱益著幽閒之德今承天命復

覩中正之儀寔神明之所扶豈人力之攸致伏念臣
職縻扉翰跡阻 楓宸手舞足蹈仰母儀於周殿冕
趨虎拜祝 聖壽於堯封

懶隱先生文集卷之三

懶隱先生文集卷之四

書

答李孫山 惟樺 壬申

伏承新寓石頭料知縣里痘患近發驚慮之忱實不但已然去住坐臥尚不離山光水色且不妨隨處作家計也因記昔年正當此時一陪杖屨於石頭池上時積雨新晴荷花正開半日奇玩之趣至今在夢寐久未能忘者今聞几榻移就適在此時伏想池荷階菊皆不改舊觀而無恙否彼時蒙示俗字詩一篇俯囑攀和其意甚不偶然歸家步韻草稿粗成旋以中

間語甚重複不滿於意故不敢遽塵淸聽今於再度居住之日陰晴節物之變又略與昔時相似若使池荷尚在豈不以重經杖屨爲君子之幸而東標積年逋慢之責又安得不以此時追贖耶敢將本稿欲稍加竄正而一種葷血先占肺脾未易陶汰故無緣生出新意只得依舊稿寫呈即加斤削一一指教儻新寓以來亦有感興之作幷乞錄示若撥挈甫定不及加意於此亦當勉爲一語爲花中君子作一場題品兼敍昔年逢別之懷不宜苟然默默而已也東標自無悰況及此又以唐突尊嚴爲懼而偶因舊稿謄上

重寄意於宅邊新荷欲因此好題目張大其事形諸
吟咏因以告之一二同志相與唱而酬之作詩壇一
奇話亦自不惡而區區之願欲自執事者發之耳東
標亦曾在孤山時就總外階間植竹數莖蒼翠可愛
每一開戶便覺風露氣颯颯逼人自以爲山家奇玩
而人之見之者或以將來叢茂蔽遮南山松翠病之
或不以爲然論說紛紛遂爲七言短篇爲竹君分疏
儕友間多有和者此自十許年前事今漫錄在紙尾
要以與蓮爲耦仰希俯和益天下之物不可無對故
耳雷雨行一篇亦感事之發幸有以辱教之村患未

淨何由趨造仰承提誨自念愚魯之質放倒已久而索居無徒未有彊輔警敎之益似此一向頽壞不知稅駕何地年來稍得無事閒居或可著意而積懶成習日無所事憂病衮禍又從而攪亂之自已向裏一事已無可言而只此區區伎倆掇拾於沈宋家殘瀋餘腥者亦且如此卑下不競不覺汗顏而繼之以投箸也不審執事者將何以敎之

答李孫山

續承下書伏審氣體萬慶仰慰仰喜第憂患中酬應甚煩且不料石役已完未卽仰副感敎致勤兩度而

使伏切罪恨手拙筆惡僅僅寫就終不滿意幷呈草本仰備財擇若早知已有治石之事豈不欲一日馳晉臨石寫就大小排置之間得以惟命之從仍得親承謦欬奇少抒離違之情而今無及矣爲恨益深遠行欲得一語奉之而行以慰鞍馬驅馳之勞因以寓常時慕仰之忱而發程已迫急卒未敢請儻蒙不遺從或因便寄惠

答李孫山

前日下臨之示深以不獲攀拜爲恨而何敢望遠旆之入峽今伏承下敎始諳其時初計有意於此又有

松月老仙相邀弁巒之約此又非意望之所曾到事雖不偕猶足以感發昏懦令人添一悵仰之懷也碣文伏蒙已得完定幽明感幸罪姪何可容喙於其間但於此事不敢不各效所懷不厭往復期於十分無憾而後已從當細看更有仰禀今此不敢率口妄發想在恕諒丁進善文間養高致形於筆牘豈不亦奇事耶但增想慕

答李孫山兄弟

前日縷縷之教東標亦何敢不念若勢至滅性之境必不至勤遠慮也憂苦窮山與世隔絶只與小兒輩

日夕從事不復平時勞攘之撓可以自力於冊子之工而只是放倒已久頽惰成習又無明師彊輔規警振作之益雖欲略略收拾舊聞以補黥劓何可得乎仰承前後敎戒秪益慚汗

上內舅箕山公 如萬

聞應世已開蒙記性出凡極可喜伏望日加課督不必貪多惟務精熟又從而鼓之舞之庶幾不生厭心而漸有開發其所就或未易量也豈不幸甚但小兒輩之業最患作止必須謝煩就簡期以數年必有所得此爲屋底大段事業餘不足云耳每見渠兄輩居

得爲之地不無有爲之志而只被小小冗故所牽浪過許多好光陰不勝歎惜今爲此兒縷縷煩達然二兒者亦豈遽過時而無可爲乎只以經書大文卷卷誦讀日以爲課則此亦不甚難事顧人不肯爲耳百年之計不可歇后視之未知如何

上內舅箕山公

昨承兩書及張單幷伏審教意姪於下教何嘗有違越而百爾思度折衷兩難不如膠守初志之爲小可無愧於心旣到此境進與退俱是逆境何得有兩全恰好之道耶只得審擇其稍安者而處之秦昭王之

言曰均吾悔也寧失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黜道
之罰非不知之而亦且無愧今一舉足前頭不免無
限羞辱没齒難雪所謂豈可以己之察察受物之汶
汶者信知言哉重威之說雖曰不出於座上然爲其
日公事員者爲誰乎在我何可强托於屋下之談乎
不論言根出處旣已筆之書面示於疏廳滿坐之中
則豈可諉之於浮浪之說而靦然冒出乎今於脅迫
施罰之後强名之曰一二人之說當初締結謀議至
今緘憤傷伺者果至一二人乎當時任者雖衆議純
同尚不敢自安安有其身在人宜不宜之中而自以

爲宜盡歸其詆毁之說於浮浪之地而不之恤乎李府分邊氣色豈遽調息目今革面之言何遽信之而以爲彼此翕然乎此中僉議皆以姪意爲當而不可回撓云

上內舅箕山公

新年氣體起居若何歲運遷易觸境生悲况又祥期迫近伏想近日心事益無慰遣之勢尤極悶慮之至仍伏念八旬遲暮之境如此一向疚懷不復以理寬抑此果何益於事而幾何其不至於摧傷發病耶雖不發病其損害德性殘敗志氣又當如何古之聖人

賢人遭此於天者亦何限其至情所發亦何以異於
人而其言猶必以節情爲善而不以傷生爲是所貴
於學道者爲其達於理耳若一以情而已則亦將何
所不至哉況天之命物有萬不齊人家禍變亦無所
不有直須順而俟之亦且柰何非不知言之者甚易
處之者極難而下情憂悶縷縷至此伏望勉爲節抑
勿過作無益之悲胡皇太子箋文中用幹蠱二字之
故禮部執頃請罰金十萬兩使臣等停捧矣胡皇以
爲偏方文字之誤不必深罪因命蕩滌之太學士以
此呈辭而 國家羞辱不可言矣

答鳳覽書院儒生

書院移建事承已有端緒百年未遑之擧適當 聖世恩額之須規模位置煥然一新斯文慶幸聳動瞻聆豈不亦吾鄉泰運之會也仰服盛筭寀增頌祝第文字之托謬及蒙陋東標於儷文蹊逕實昧昧此鄉隣流輩之所共明知東標雖欲勉副勤敎其釜無由伏乞僉尊特賜原恕速圖改求千萬之幸前此有數處儒士不知東標實狀或加煎迫皆不得爲如使一毫可强東標於院事何敢辭執役之勞哉

答張仲温 璿

昨書藍山人告去甚遽不暇盡所欲言亦東標求益之意淺尠不能發病以求藥伏承復札痛加警策其言有足動人眞所謂一摑一掌血者讀之愧汗沾背東標生質本下又自幼失學至今頽塌放倒作一癡獃頑日談謔之失亦一驗也若不早自回頭恐遂陷溺於縱肆之域而莫之救今幸左右者憐而教之旣敎之而又因以自警若望東標交相勅厲以有爲者非東標獲私於左右何從而得聞此耶左右旣竭兩端而僕瘠無一言以獻愚恐非相與之義輒敢言之左右天稟溫雅充之以靜養之力動容出言一見可

知其爲有學者僕誠私心慕之然於表裏人己之際少似有不相合者竊聞頃日鄕中之會人亦有以是疑左右者此固小人之腹妄揣長者然萬一有之此病不細不審平居自省以爲如何仰恃厚誼妄言及此想樂聞之而有改無吝不以愚僭見罪亦冀有以辱賜之敎也

答張仲溫

伏蒙前後鍼砭皆及人肌骨之間其意娓娓唯恐不肖者不能自拔也僕何以得此於長者之門哉每讀來敎爲之竦然起敬繼之以慚汗只是此心不繼起

視四境而秦兵又至矣不審吾丈將何以為我謀也
近復强顏西上此計雖本只作一往還然私心甚不
自使不敢告行不意左右者先自聞之而辱賜之規
警也東標區區本心之不盡牿亡者又欲以衝冒於
千尋慾浪之中末流顚頓姑不說卽今道上駭聽之
傳豈不亦重為寒心耶第以一行已晩形跡之間大
有所不敢自安以此不敢不犯笑譏為行計計止此
耳事畢卽當奉身南歸許多波浪亦干我甚事下教
道字誠如此者僕亦心以為然而不免隨俗用之敢
不銘改今人與人書未嘗拜却用再拜字或以為疑

朱子以爲承用久不妨循俗古人於書尺用字亦或如此者且見朱書中用君子小人字及德字道字處不甚重亦似有輕輕說底恐不甚妨否近築若假山與之相對軒窻以慰寥寂凉生儻蒙遊屐一過小白山門幸貢一經題品因得隨下風沿澗而行浮世一歧不識從者其有意否乎

答蔡仲耆 彭胤

省中小別觸動千里離愁南來何日且不懸懸不意顛頓之蹤乃蒙故人齒錄遠惠瓊什情意藹然不佞何以得此於梁楚之間哉宜有一語修和而不敢以一

字入都計亦有以恕之只祝爲學益力時因北風俯
惠德音以慰千里相思

與柳爾能世鳴

前者伏承辱復書辭意甚摯復以音信不續自劾過
滾使人讀之還增愧懼卽擬修謝輒復因循至今頃
之所望於吾兄者第卽蹈之極可笑也廬寺之會弟
不果赴甚幸諸益見招之意殆極未安此事本自不
惡況如弟之僻處孤陋尤所樂聞但恐未稍極有難
收拾處區區過慮未敢容默頃於僉會拜一書略道
鄙懷如未蒙寬察亦恐大得嗤罵方竦尺以竢今蒙

老兄指教正如鄙見浹膚慰釋餘竢秋風乍高當往看玉淵明月庶得穩承淸誨有日也

答金重伯 南一

前書未及謝復此厚翰讀之再三怳接千里顔面况其中前期能得幾時團合等語令人不覺悵然者久之追從之好無復昔日我輩皆非少壯相望天涯能不懸懸近縛得數間茅舍正當南溪巖石之勝寢食言笑不離於泉聲樹色之中亦自不惡恨不令左右共之秋來儻得皂盖乞暇南來當作十日之遊而繫官行止何可必也治聲遠及君子所蒞固應如此然

益宜勉之平日自期待者豈或淺淺耶況兩湖風習不幷吾南日後嘗病之言安保其不作於求全之中耶亦宜痛自繩削毋得藉他人指點也弟非有所聞區區相愛之情不能不預陳之耳

與權春卿斗寅

頃入雪嶽山逢僧言遇兄南下之行於南漢山城細叩行李且知棄邑宰如脫屣浩然而東此固昔人所難而復見於今耶即想歸臥青巖飽看太白秋光其視前日汩汩城塵十丈紅者其得失有間矣弟東來頃纔偸隙去踏萬二千峯月足償百年之債堪向俗

人誇也

答權春卿

兩度枉問反成督過之梯承書爲一拍手弟旣病不可去兄以累屈爲嫌一別之後便成重嶺之阻此弟所介然於兄者而兄反以責弟何耶然人事之變却是藥石之言弟何敢自謂無是而不反觀也耶拙語久溷清眼方愧赧不暇而得以贐感製則幸也更望續以見寄或能開發病滯是冀弟病裏又困於端午之製不能盡李台題山月歌後詩一來見之

與權春卿

聲問不相及懸懸不可言不識騎五馬者亦有是否逢人輒問兄居官狀官淸如水與吏民有恩聽事之暇乘舟遊於北壁之下命酒哦詩聞之使人馳神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更須益明敎化使峽民懷惠小試平日所學不亦善乎弟自取顚沛歸侍病母愚分粗安只是累達 恩旨惶感靡容恭竢罪譴自外悠悠者已付之窻前水石之響矣

答權春卿

阻音正甚須付一札於酉谷未達而兄問至矣急啓書從審劇寒兄政體動靜萬相兒子亦得免恙勤讀

書驚喜不可言渠之天資何遽不若人而從前失學至今文理不通此爲父者之過也今得吾兄爲師誘掖開發得一念向學者能因此堅立其志做得五七年工夫庶幾有成立之望豈非幸之幸也望兄與之同處得以日宵薰炙奬勸教督而使之日有觀感則雖作數月留何害日課之外時把古今間雜文字明白易曉者及關日用人事可以啓發心實者或斆之或令自解俾得傍通而不令汨沒於日課之文此最開蒙之要法想兄教誨多術不待煩弟言而不能不縷縷耳

答權春卿

琴仲舒事慘慘何言斯人止於此天道如何上有雙親與吾感仲何其正相似耶山梁之惠感荷但食肉不飮酒得無傷人乎貴邑雖殘尚能種秫不可燒爲酒耶二種情貺滚荷滚荷但酒因戱而得之爲發一笑然七首新詩隨之而至於是乎添却太守風流但左脚適生腫痛勢不輕不敢近酒豈所謂卵生骨者耶又可笑也北壁之招不能奮飛可柰何

與權春卿

纔聞兄解歸有日由弟而致之可笑笑亦可愧也滄波

翠壁半日之賞豈料爲賢主人載禍之祟耶伏想歸臥巖亭松菊猶存亦自不惡又安知其不爲福耶

答權春卿

示意謹悉爲母之朞不與他朞服等誠如所敎爲妻者猶服禫至十五月而除況於母乎雖有所壓而斷之以朞然實具三年之體故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古禮然也朱子家禮齊衰三年條只曰子爲母也無父在則降爲朞之文蓋從時王之制而服三年也故小祥章亦只言其爲妻猶服禫而不及於子爲母也然後來定論以朞爲節故今人皆服

朞旣服朞矣則練祥禫之節當依古禮爲正而或於
小祥直服黲未知何據若曰據禫服用黲之文則今
之禫服何不用黲冠而用白布笠獨於母喪之朞直
用黲布冠耶先輩於此必有所受之而未嘗有所質
聞而解其惑故前書云云矣今承時俗多用白笠之
示姑當依此行之矣至於練祭則家中患故如此無
異亂離中淒不能行祀而小祥則係是初忌日不可
闕行欲觀勢設行於墓所此亦姑未可必而若得過
行則兒輩變除之節又不可都無事未知如何祥祭
退行亦事事多碍而前頭時患之淨熄似未易以是

爲慮耳大抵古禮節文甚繁家禮亦多從簡亦有循俗處今何可一一如禮只得依時俗所行不大駭於聽視可矣而時患如此末由如意柰何

答關東伯俞寧叔道一

頃蒙惠以德音意藹然溢於言表讀之使人感佩聳歎如得更承清誨於春風之座顧何以得此於棠陰之下哉卽日清和伏惟旬宣體候動靜萬慶下官毋病一向往復身亦久泄不止煎悶曷喻道殍相望天驚地愁旱災孔酷麥農全失景色遑遑如在大亂中前日縷縷面陳猶是十分歇後語也草草文報會

不能形容萬一宜其不足以動聽設令動得亦何得有無麪之飥而曲爲之地耶前日面確之教實所樂聞益感眷顧之意豈不欲一馬馳造仰承德音只恐往來之際反貽飢氓一弊端爲此趑趄而不敢遽進儻蒙不以逋慢之罪遂輟其顧濟之道則闔境許大生靈之幸下官亦與焉如何盛制蒙許書示深荷不遺惟以速得奉翫爲幸拙者不嫺於律前日棠字詩亦久稽拚和殊愧﨑澀厚意不可終辜今謾錄呈以祈鐫誨

與李淨源湜

在家時拜一書得不浮沈否博老已作土中人萬事已矣吾輩之痛益何言况如弟又失臨穴一哭豈不爲千古之恨也棘人兄弟方住何處聞以癘患奔避客土情事益何堪第爲時沴所逐奉老竄迸轉泊於禮安之元塘初意自此轉向春陽山庄而遽失賢主人進退狼狽此身栖遑亦太甚矣如兄擁專城者不足以語此苦境呵呵

答權天章斗經

承書驚喜披讀頓覺目奪魂醒五言長律高吟無一點暈血氣不意兄能辨此於季世雕篆之場也如僕

塵土之襟但覺爽然自失縮頸孰視之而已何暇指點模索強覓毛裏之瘢乎藏之篋笥時出而讀之以爲兩地面目未必不如握手相對尚論千古上也

答李啓商

弟之於令交情世誼自謂不後於人數年來屛伏窮廬洛中諸友聲息不相及自聞令及鳴台來莅近境驚喜之極不覺起立若是者何也此非必有求於平原君者也而人情自爾如此雖弟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及其相視落落邈然無復平日相與之情則弟又羞愧自反大失所圖而紛紜之說又從以往往至

於前矣自念平昔無一毫幾微相失於座下而只有
年前一札爲弟妄作故遂認以爲此書之爲罪案今
承來諭乃是釋然若是則弟之疑於令者誠過矣令
之於故舊之道亦不可謂不得矣至於譏笑之說亦
因令書云云之語而信筆言之初非有激而發也然
弟亦豈終挾憾於令者哉若使弟實有憾必不肯因
書發說如向者之爲也李伯起所傳之語果誠有之
愚者一言尚在記錄益見好察之誠儻時時提掇而
猛省之又區區之祝也抑弟之爲說有進於此者而
無因面叩今知盛度不辭聽納弟何敢有隱令之雅

望才譽可謂當世第一其自處之重何如南士之想望風采亦何如殆如九苞祥翎爭先覩之爲快一自文星南下南州士友之期待者實不淺尠而爲政數歲猶未有以大恢人意此慨然欲一奉規而不可得者也令雖下視鄉曲民庶不以槪意然儒冠者幾千萬人環坐而竊議之令亦安得家置一喙而戶諭之耶幸望益自策勵懋爲崇深毋終孫遠近之望非弟之愚令何從得此言也

答李仲舒 萬敷

自兄承翰闕然不謝三年於此矣不敏之罪何辭可

逓只擬入城之日躬造衡門負荆稱謝而汨汨趨走暑病又從而乘之竟不得一日之暇以圖良覿瞻想幽居但有馳神仍念江齋就閒日有靜養之樂顧此碌碌塵臼者安得不景下風而懷慚也耶只祝益加勉勵以副遠近儕友之望某頹懦之習爲一生痼疾重以憂患衋慽心境不專凡平常與人閒酬酢常患於緩不及事如此伎倆何事可做異日相對恐無以爲見耳

與柳晦夫 後光

權叔寬新自洛還無甚異聞洛之士子將欲爲丁丈

仲辨之疏未知果爲否右丈既自以罷官爲幸又何必紛紛爲也此老前後樹立卓卓如此極可敬歎

答柳晦夫

黃池之示弟非覰破慳祕者宜乎季玉之見斥也至於李院長從叔其自許不甚沒沒而其見適與弟同者又何也兄所謂日月之明朗局勢之和平將非所謂瑞霞洞者耶瑞霞洞則弟與李叔既已見昭陵矣不知來頭兄與季玉之來更從何處覓得何樣別區而刮人之俗眼也大抵此地非不靈異非不幽邃而其如不能不烟火食何到此則雖以季玉之智其計

亦窮矣今兄若能陰谷回暖有鄒子之術則吾不能
知不然則不可徒恃一季主之談龍肉也於此有一
焉不深不淺山川明麗採山釣水無適不宜平居則
烟火相望而又有文士可相從有事則不出門庭三
五里可以地坼而不憂若是者雖謂之世有桃源可
也弟之拙語不能圖大只有意於此而猶以食途之
艱爲患儻兄不染指

與柳君晦後章

弟叨此匪據適當　親政不敢不出而畢竟難冒之
勢參前倚後更無他著脚之地前頭顛沛之慮不但

爲非分之懼而已柰何前書示意謹悉而成朴兩臺旋卽引避稍可慰人意但鶴峯先生事一款又復見漏蓋兩臺未及詳事之顚末而然耳然旣已昭雪無餘彼之邪說何敢蝃蝀於太陽之下乎斯文之幸何可言卞誣事足爲千古一快聽聞所及孰不聳動而十行綸音優異褒崇尤有光於後世之觀聽豈不益可幸耶

答金顯于

某拜日者之進有無限合叩底只緣稠擾終日兀然相望末遂款晤別來方潫悵鈹意外伏荷辱賜長書

傾倒素蘊擺落尋常存問之例宛有昔人委曲相發之義其意似欲因此反省策駑補刖非見愛之至能有是乎古之道不行於今久矣不佞何以得此於吾顯于哉豈不以吾兄志篤氣銳自家胷中常有激發奮勵之心故不暇擇人而樂告之者耶三復高論爲之增氣雖平日所欲面討者不過是矣然某於此終有所忸然不釋瞿然自失者不得不爲吾兄自暴焉某禀質本自庸下兼之頹惰成性玩愒成習雖尋常記聞剽竊之業亦且百不如人況進於此者尤何能有所成就耶將至於志日頹氣日薾自納於暴棄荒

眛之域而莫可救矣時復念及自不禁懍惕而轉眄之頃遲暮迫矣惟幸塡補收拾之望猶在於儕友間箴規之益而前後相知如吾顯于者乃無一言相警之實反有乖當不情之語豈顯于尙以言借人者耶何其下語之間猶未免欠商量也某之愚竊以爲朋友之道貴乎規警唯以互相稱許則豈補仁之謂哉古之求益者不如是矣故某請得先言左右之偏處以求鐫警之益可乎顯于才識卓出等夷加之以堅固之志精密之工而乃能排却世累回頭於頹波須洞之中此志不懈何事不做如來敎所譏一種鶩外

之弊好高要譽之說又從以寒人之膽如無透徹見處安得其言之痛劉如是耶惟其竊瞷平日所存淸秀發越之意占多沈靜斂退之意占少厭俗放論之念或未消釋而反己密察之工猶欠著實所以發諸言語形於酬應者亦少懇惻敦實之味而未免輕重失倫之病某何敢臆度爲說只據來書中語逆揆其近似處耳不審吾兄自點撿以爲如何而某所以盡言不避者誠以窮村孤滯苦無彊輔切磨之益故欲先發其端冀見吾兄麗澤之資耳顯于勿以妄言見㭬時因往來人辱惠一言以終幸焉則又某之至望

也

與金京伯世鎬天與昌錫

一落天涯音聞隔斷遠惟亢炎僉兄侍餘學况萬慶弟遝禍悲慘之中得此便養情事可以少伸而親病一向彌重憂灼度日大旱之後重以惡水竹樓之下數十餘家一時漂沒嶺東大抵皆然人類將盡此何時耶許多親舊只隔一重嶺酬應之煩其勢固然而情外之謗又從而隨之不識諸兄知吾心之樂否也春盡西樓自無吟弄之興然頃被豊基倅寄示其與花伯唱和長律卽去秋玉淵船上所見者也頗索拙

斲故不免强副何敢有隱於吾兄漫錄呈上望須鐫誨因以俯和以爲竹樓光寵不亦善乎間中諸製并祈寄惠

與朴文翁施采

相望莽蒼隔歲不相見吾輩當分有其責逢李兄臨訪先問兄動靜蘇慰良深然終不如握手語春水正生共數三親友就中間水濱佳處半日打話而罷未必不善近見重叔眞卿相與謀之至幸所恐各以事牽未易擺落爾

答朴文翁

秋中暫奉長在夢想近怯寒蟄藏未遑人事意不到
伏承兄嵩使惠輸感慰交集況一瓶仙露適及於雪
裏凍臥之中一酌一歎何莫非故人情也且帶得一
詩來尤是一層風致只恨詩翁倦吟弄耳第邑底寒
苦杜門癡坐但見盆梅一樹正開牕外寒泉爲氷雪
所壓往往中夜送戛玉聲使人魂夢淸冷聊可慰懷
耳

答李宜仲別紙 己巳

不似之薦惶感罔措之中聞薦中之人有物議以此
將有改薦之舉姑未知末稍之如何而吾之情事實

無遠離膝下宦遊之勢奈何進士丈已有擬望之事想家食不久而吾輩所能爲者何敢不盡心耶但吾之西行似蹉退想亦其前必有拔擢之典耳時事一變此非夢寐之所及抑不知當世諸君子將何以善其後也

答張器彥 萬杰

辱惠書辭旨勤懇感奮有足以動人者非左右見愛之至僕何從得此左右天質沈靜求之流輩罕有其比僕誠私心愛之以爲異日當必有所成就往往稱道於人人亦多以僕之見爲不謬左右年尚富力尚

强苟能一日奮發興起何爲而不成特未有以開之耳雖然僕見左右重厚有餘而明睿未足末稍恐未免膠固鈍滞之病而於使活明透之境亦恐大段費力也雕篆詞章之習又從以鑿其性而刑其精古所謂美質易得至道難聞者豈不大可懼哉僕之誦此言欲一進於左右者雅矣今左右慨然發歎於年光之荏苒而惕然有住脚回轡之意此固僕之所望於左右者然顧僕年日益進而業日益退泛泛悠悠尚度時月每一念至撫枕興歎是猶將身不免於肉尸也者而暇爲人謀忠哉雖然儻得續續從遊相與勅

勵警發之則又僕之幸也僕何辭焉抑僕之爲左右過慮者則有之士之學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之耕人豈有非之者哉至於士稍有向學者則羣聚而笑之一舉手一開口而有小失焉則人之譁然而排之也必甚於尋常無聞之人故初學之士雖或有志於學卽狼顧而不敢進焉是豈獨末俗之不樂成人之美而已哉亦吾之自取之者然也幸須十分韜晦愼毋爲駭俗之行而內自植立勿令同流於頹波及至自己主張堅定則人亦有信而從者誰復排擯之爲哉科事從違想感筭已定非外人所得與謀然鄙意

則恐不必爾也僕前時亦常疑於進取廣議諸先達
皆以爲不仕無義故不敢堅守初志蓋旣非長往之
倫則且當從時制隨分應去而已胷中不可留著一
毫非議朝家擧措之心也恐左右未之深思耳如何

答張器彥

書未縷縷之教無冊子可考雖欲强意搜輯其奎無
繇蓋家禮一書雖未得爲完書千古禮家之模範其
後諸儒之說又頗補其遺而通其變其間固已有旁
引曲證而求多於前人者其爲說往往出入於朱先
生筆削取舍之中瑣屑煩蔓或無甚折衷使人目眩

而心厭者多矣世之有意於禮者但得謹守文公成法其或古今異宜節目疎略處只依諸儒所補量而行之庶幾其寡過矣今何必架屋下之屋自納於汰哉之誅乎瞽見如是哀意終以爲何如也

答柳景輝日祥

兩度精札辭意溢出每得每發一笑但望日適出闕書定章終夕之待耳頃書所謂及而知者足以想見情事僕亦豈不謂然乎僕亦豈不知此境界者然男兒這間又須有壁立千仞之氣不當遽受其挫折耳花庄之行兩日而返得其燕行錄及滄溟全秩以來

間中縱觀足令人耽耽䁔矣但終是聱牙處不免旋其面目繼之以憤怒安得一令左右爲先驅衝其中堅耶漆園老奪未易著手未始有一班之窺今於取舍之間憮然無以爲應然易知者胠篋馬蹄諸篇且何必多乎哉傳聞眉翁於去月廿七棄後學驚悼驚悼

答柳景輝

頃承辱復大小二紙披慰十分前書之云報語書在別紙幸有以回教之信筆寫去不覺其言之大蔓徐而讀之已自可笑况自他人觀之得亡不以爲癡耶然

左右既發之又從而激之非左右吾固不出此左右當分其過矣

別紙論濟南文

辱書稱濟南奇絕元美已有斷案謂僕妄語不可率口發之當矣僕亦自今其懲之矣然僕竊嘗謂文章在天地間自有法度可據如規矩一陳方圓自形豈掩於衆人之口以冥冥從事哉左右平生不曾見濟南一句語只就王元美脚下俛首匍匐屏氣不敢出聲乍見人開一喙輒復相顧驚駭眙目搖手莫敢誰何作六國諸侯西面事秦之態不亦悲乎且不見元

文而懸揣其奇絕亦何異於越人不識長安路聽人
說司馬門銅駝論其輕重耶甚可笑也百川分流準
之以大海衆峯錯列標之以五嶽諸子喧囂折衝之
以六經之編故曰規矩方圓之至也今夫天下之賤
工執規矩以準方圓衺正立見何也有法故也豈必
公輸子之巧然後敢言規矩哉僕之所聞如是而已
今左右以一詩人誇詡之語爲斷案僕誠不識其何
說也于鱗自齠齔時奮臂齊魯間叱咤海內海內之
士魚鱗雜襲者莫不辟易披靡膝行而向之老師宿
儒亦且狼狽失據當時如宗徐吳殷數子于鱗感第

目者豈必人人皆大手哉所見者大也不觀於泰山之高培塿皆山也不觀於滄海之湥涔滴皆水也及其大小旣俔潑淺旣形三尺之童皆可得以辨之矣所貴乎尚論者爲其恢拓胷襟高開眼目以求折衷於古作者之模範有以較其同異得失之歸而能去取焉耳非直爲大言無當强覔毛裏之瘢而徒狠然務勝於人也僕十許年來學不日進而語日益詭有時陳編蠹簡意適神融或中夜推枕或臨餐投筯慨然而歎怡然而笑徘徊顧眄壹鬱而莫與語見左右才識超詣非復世上一番科臼中人與之語復能言

下領略僕誠私心喜之以爲吾輩間不多得往往吐
露肝肺雖大擊之則大應小擊之則小應要之自其
口出者皆世大禁人亦有竊笑而議其後矣僕聞失
得者命也毁譽者時也美惡者質也取舍者明也僕
自省事來竊觀夫得志當時垂名後世功業猶有可
觀者終古何限獨其勤一世攻一藝垂以空言而卒
能服人意者則絶希也僕甚病焉而亦未嘗不繼之
以懼也丈夫縱觀千古得與同志者下上其論意謫
而色受之亦足爲百年一快安能欲言不言畏人竊
聽作三日新婦子模樣乎是以觸忌諱犯笑侮語之

而不惰其意亦甚慼矣雖然微左右何足以發吾之狂言不意左右者猶復云云也向者之言亦微發其端正所謂小擊之者也左右方且熟視而駭之儻令僕之言有進於此左右將大驚矣豈惟驚而已亦不幾乎倒戈而漂杵乎左右才分明敏而器量未廣精彩有餘而氣骨太弱故其自爲文則工於點綴而不能全於命意觀人之文也則長於漁獵而不能味於意趣若是者無他也不深於法律之過也一向如此怯弱偷惰吾恐左右不足與進取而於道亦遠矣豈惟文而已哉抑僕之發病於左右將有望於左右者

也若終以僕之言爲無所取焉則僕且休矣何必復
爲也存楚之云亦只用申包胥本語不須窮搜到子
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楚當是時也二人者
一匹夫耳夫以楚國之强天下莫能當一言覆楚是
何等氣力一言存楚是何等力量僕每讀至此未嘗
不壯其言奇其氣而想見其爲人僕與左右論辨纔
到語叅處左右常以身與前人爲之地其事甚大類
此前書借用之左右之敏也而未達焉何也豈僕之
好詭甚歟遁匿二字亦甘受巾幗之遺耶臨紙偶得
一絶其言雖甚質俚謾錄在紙尾

七國爭雄萬骨枯秦人按甲氣頗麁阿誰解說尊周義四海曾無一丈夫

答柳景煇

望日得書久渴中更覺意味加長左右之金玉其音亦或有道況有一枉之諾㞐指梅林者耶田家闕人勢也厩馬不能耕若乘早凉騎之以出何難一蹴而到又安用前卒爲也僕幸無事惟日夕愛吾廬且堂名久未能得頃因讀朱子武夷櫂歌人言此地無佳境只有石堂空翠寒之句欣然意會遂欲以翠寒爲名葢僻堂本無他佳景只是四山蒼松蔸然南山一

面當戶翱翔其下綠疇數百頃每烟消雨歇夕陽在山遠近蒼翠合而爲一而盪搖於窻櫳之間此爲吾堂實狀似勝於前日見山之云而又有借重之美故自以爲據實之稱無過此者昨得張器遠書以爲不如向陽二字之美僕誠蹶然驚歎卽引大筆書紙貼之壁上移翠寒之名於楹外小軒未知於尊意何如昨日土墻當面立今朝竹牖向陽開此心若道無通塞明暗何緣有去來指意雖未易言者然拈出向陽二字語意天成庶未有僭妄之嫌而弊堂本亦東南向且音響清亮不知古人不曾有取以爲名者乎器

遠能見得到此已作書謝之矣因欲以朱子詩爲元韻而求和於知友間左右亦何得辭耶齋名向陽而軒爲翠寒合而扁之曰孫山草廬軒下益樹以竹以實翠寒之名借得一琴於人日夕浪撫雖不成調亦足以樂飢此間但有懷人之苦耳汝含因旱得穉男兒百年辦得一奇事亦已幸矣今明未可一枉若小遲恐或乖違且曉月猶在竹上不可失也

答柳景輝

日來雖屢得書皆未答左右亦遂絶然每飯意未嘗不在左右者是僕也左右者亦意會焉可矣間居無

聊俗物敗人意加之雞狗之警使人不安雖賴一片蒼石數莖盆菊日夕相對驅遣得七八分然無人可語日有馳想耳前來數詩時出而觀之足以對面頃見金天若朴長孺諸人輒以求和或已諾之若從此遂成巨編亦一奇幸也但此君本自無心却被吾兩人平地起閙遂至遠近士友間各相左右分黨相攻此君有知應不樂爲此此亦關世變耶近有陰山二才子來讀太史氏與之處十數日仍成温理舊讀時復快活有一瀉千里之興耳

與柳景輝

別後戀懷不可言卽惟雨中起居萬相僕來路歷登錦江亭鏡浦臺洛山寺雪嶽以雨姑未及見而復聞此去數百里高城地有所謂海山亭者東臨大海西揖金剛鑑湖永郎湖三日浦諸名勝咸集其傍其勝槩當爲天下第一而岳陽樓之一君山不足抗衡聽之令人直欲棄百事疾走而觀之左右者獨無意乎幸如約帶此伻騎一馬以來勿以細小者撓其行意如何

與洪天卿相民

丁進善丈辦得大事業可敬可敬其疏直箇名言而

理氣一說更惹無限鬧端至於貽累溪門云極可驚
歎先生遺稿中有禮說及丙午疏草幸許借看

答權景仲

伏承情問足慰雨中之懷下示六臣事諸臣各有所
達當出於朝報今不可一一煩及大抵大臣及諸宰
皆以爲親者諱爲重惟兵判及副學獨立異帝亦妄
陳若是曰若使 世祖朝誅之以亂臣而奬之以忠
節豈非千古盛德事今雖與此小異前日 聖教以
爲只欲褒其節義而已至哉 王言今日臣子之將
順未知其不可也自 上極言方孝孺景清等當時

自下疏請褒崇至以爲比節夷齊而予意亦只欲激厲後世之爲人臣者云云大臣請問儒臣及出疆大臣而後從容處之云耳

與權景仲

中秋月色枉過了令人一不樂者久之書來同此恨懊第數句清論差强人意病裏爲之蹶然起立水落之勝生來今始聞耶弟雖未曾躡危磴沿流下上不知其幾洞裏烟霞時往來余懷獨恨無與爲語不圖左右者先自發之耳歎仰高趣猶覺兩腋習習清風生然似聞兄近有青雲之志雖欲與吾輩徜徉水石之

界可復得乎弟心事已自超然見猜者又復以腐鼠嚇之不亦可笑耶丈夫榮辱豈嘗寄在此輩人筆頭耶

答金元仲問目 爾甲

靜之主一其大極之境界

靜時寂然不動喜怒哀樂之情未發此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及其動而喜怒哀樂無不中節則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也太極本無極卽陰陽不雜乎陰陽而言也寂然不動之時也卽吾心而言則所謂中者天下之大本而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也及其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則萬物生萬事出矣卽吾心而言則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而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如此看中之主一爲太極之境界者庶幾可見

敬譬如鏡義便是能明底

此只以體用言

却學從那處去何處是收功處

心旣雜然昏亂自無頭當爲學何能知所從入亦何有收功處乎收功處不可只作知上工夫看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此語以孟子好貨好色章看易見同是好貨好色而公劉太王與民同之則爲天理齊王循一己之欲則爲人欲豈非所謂同行異情者耶行字不可作行實之行字只與流行之行字相近情字恐只如來喩情狀之情䛒說入于火燒中

與洪錫相晉

前去疏草何不還擲耶因此疏洛下怒謗更加一層此固無足恠者又聞隣近士友間亦或有指摘造謗者雖未知其中何語觸犯人怒而踈謬之愧不密之悔何可勝言甚者或單傳一句不連上下文勢而轉

輾騰播漸失本文本意以致譊譊之談者亦多世路之危險一至此哉

上從兄震標別紙

練祭家中痛出者前後三人故葬後亦不得設行而今日祥祭則係是初朞日不可闕行家内又姑未有繼痛者故冒危而行之兒輩禫服則用白笠白衫蓋時俗多用白笠禫後易以緇冠緇服其於漸殺之節似爲得之故依此行之耳古禮父在爲母及爲妻者皆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雖枩制止於十五月而畢然異其於他朞服故實具三年之體而

有此練祥禫之節也朱子家禮從時王之制父在母喪亦爲三年故小祥章只有爲妻者服猶禫盡十五月而除而不及於子爲母也子服三年故也不然爲妻者猶服禫況於母乎然朱子後來定論以朞爲是故今人父在者皆服朞旣服朞矣則自當以古禮爲正具練祥禫之節而今人或直於初朞用黲冠而無禫雖心喪終三年而其於古禮及家禮皆無所據未知此俗自何時而始也先輩於此必有所考據而不以時俗所行爲不可故因以成俗耶或出於近世之謬俗而人或未之深察耶未可知也今欲以古禮爲

據必行練祭而十一月內則以葬前不可舉三獻吉祭葬後雖有過時之嫌禮當退行而家中不安不得設行極以爲恨若必欲如禮則練祥皆退行然後爲得而初忌之退行事甚重難且時患去去益熾前頭寓所安頓又未可必故不得已行祥祭旣行祥祭則又不當全無變除之節故直服素以待十五月禫後服黲以中三年之制蓋家禮爲妻者小祥後猶服禫盡十五月而除練祭則不言之古禮爲母爲妻同而家禮如此豈不從簡故耶以此推之小祥之後直用黲冠無禫則是反不如爲妻者之朞也恐無是理故

今姑臆斷而行之未知其果如何也雖有所壓斷之
以朞然豈可與他朞同乎大抵古禮節文甚繁家禮
多從簡易亦有循俗處今何得一一如禮只得不大
悖禮大駭俗則似可以寡過矣而竊患如此又未由
如意柰何柰何

與從弟敬而擧標

示意備悉吾亦豈樂於過高立異於人而淺見如此
不可回撓須與道令獻令春台諸人熟講且隣邑如
綾城兄弟皆以爲然其意已決今若仍且蹲坐而曰
我有所執豈不亦苟乎況當去已久而不能去猶可

諉之於酷熱今不以此時去而又復作遷就語低回郡邑自謂無得過於此時之人亦非吾心之所安此亦吾固滯之病耶力量見識不及韓魏公萬萬而乃於此等處强欲借魏公爲言其能免於此世之唇舌耶唇舌不足言亦恐内顧而不能無後悔於心也須以君事問於春台則初以爲與吾稍異而及其反覆之則汥以爲不可與吾異同云未知如何

懶隱先生文集卷之四